

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观恒丛书

经略译丛



变色龙才是政治的徽章：

塔列朗自述

[法]塔列朗 / 著 王新连 / 译

中国法制出版社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观恒丛书

经略译丛

*La confession de
Talleyrand*

变色龙才是政治的徽章： 塔列朗自述

[法]塔列朗 / 著 王新连 / 译

中国法制出版社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变色龙才是政治的徽章：塔列朗自述/（法）塔列朗著；王新连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9
（经略译丛）

ISBN 978 - 7 - 5093 - 2192 - 8

I. ①变… II. ①塔… ②王… III. ①塔列朗 - 政治思想 IV. ①D095.6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80719 号

策划编辑：周林刚

封面设计：云羽

变色龙才是政治的徽章：塔列朗自述

BIANSELONG CAISHI ZHENGZHIDE HUIZHANG; TALIELANG ZISHU

著者/（法）塔列朗

译者/王新连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640 × 960 毫米 16

印张/12.25 字数/104 千

版次/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书号 ISBN 978 - 7 - 5093 - 2192 - 8

定价：30.00 元

北京西单横二条 2 号 邮政编码 100031

传真：66031119

网址：<http://www.zgfzs.com>

编辑部电话：66067024

市场营销部电话：66033393

邮购部电话：66033288

“观恒丛书”总序

《易经》“观”卦，坤下巽上，其彖辞曰：“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朱子注曰：“观者，有以示人而为人所仰也。”意谓治国当秉德性，应天道，一本自然，如顺谷风行。

然则，天道为何？孔子曰：“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其久，是天道也；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礼记·哀公问》）故知，天道流行，然天道亦有恒。

《易经》“恒”卦，巽下震上，其彖辞曰：“刚上柔下，雷风相与，巽而动，刚柔皆应。……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意谓观恒而可知天道，此为政之本。

然则，何以治本？孔子曰：“古之为政，爱人为大。所以治爱人，礼为大。所以治礼，敬为大。……爱与敬，其政之本与？”（《礼记·哀公问》）

爱与敬，中华为政之本，然西人亦不悖此道。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马太福音》5：43-44）

中华大道隆兴数千载，惜乎近世国运日蹙，然晚清士人清醒者亦所在多有。其慨叹天道流转，“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夷狄也。中国士大夫知此义者尚无其人，伤哉！”〔《郭嵩焘日记》（三）〕

天道流转不忒，中国再度勃兴。奈何今下世风浇漓，人心不

2 变色龙才是政治的徽章：塔列朗自述

古；为政之道，多所毁弃。少有惕励观恒之沉潜，惟闻“大国崛起”之亢奋。《阿旁宫赋》可为警醒当下之盛世危言：“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观恒行道，先当有郁郁之文。本丛书拟集中外经略之书，议古今为政之道，论在中国，旨在天下，以为一快。

是为序。

“经略译丛”序言

“经略”一词，最早出于《左传·昭公七年》：“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西晋杜预注之曰：“经营天下，略有四海，故曰经略。”

由此可知，在古代，经略者必定是以天下为一轂，以四海为一家的。对于古代中华帝国是如此，对于古代西方帝国也没有差别——古代罗马帝国一统天下自不必说，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从理念上来说也是一个旨向全世界的普遍帝国。之所以如此，概因帝国的正当性基础在于它是一种文明的道德理念的承载者，不拘限于特定领土，亦不拘限于特定人群，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进入中世纪晚期，西方开始经历一种深刻的历史变化。名义上大一统、至此已延续数百年的神圣罗马帝国系由种种复杂的封建契约关系捏合在一起，其各个封邦彼此之间有着激烈的竞争，在封邦夹缝中还有着各种各样的自治城市。这些因素缓慢但坚定地推动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及现代法权治理的初萌。百衲布般的帝国无法整合这些新事物，一些强大的封建王公便在与市民阶层结盟的基础上，开始了现代领土国家的建立。这些新的政治体在理念上来说仍然是帝国的附庸，亦要受到天主教会的挟制，其作为绝对自立的事物无法获得一般认可。于是有识之士开始思考对这种独立于帝国与宗教之外的，对应于特定的领土以及特定的人民，高度世俗化的全新政治组织形式进行正当性论证。该种组织形式就是现代国家。他们的论证与强大王公的需求一拍即合，现代国家的质料与形式便全面地出现了，政界与学界的沟通与联动，是一种区别于帝国

的、目标有限的“经略”。所以，“国家”（Nation - State）是一种西方特殊性的产物，相当程度上也是人为的产物，而并非出于自然的人类一般组织形式——反倒部落和帝国才是出于自然的人类一般组织形式。西方建立了“国家”之后，开始对外扩张，并因此而将“国家”的理念传播到非西方地区，及至二战后的非殖民化进程在世界上普遍建立了“国家”，以致我们通常都以为“国家”才是人类政治组织的常态，这是一种深刻的误解。

该一误解对国人带来的一个负面后果就是，我们经常会以为“国家”无需维持而自然存在，以为天灾、人祸、战争、动乱，都不会取消“国家”作为一个自在主体的地位，所以，就政治问题而言我们只需关注政体。若持此种认识，实不足与论“经略”。须知，从普遍帝国当中脱颖而出的“国家”是近代政治当中最为基础的东西，其作为一个人造物恰是需要最高级的政治技巧来卫护的。政体的改革与变迁不过是二阶政治问题，若离开了“国家”这个一阶政治问题，则一切都无从谈起。所以，“**国家**”，这是最大的“**政治**”！对于“国家”的经略，方为现代世界最为根本的经略！

对于何谓国家，国人尚多懵懂；对于国家该当如何经略，则更是需要深刻的反思。西方各国近代以来的大政治家，莫不是政治实践当中“国家学”的绝顶高手，看看他们是如何经略国家的，对于我们必会大有启发。非西方国家也有一些深谙现代经略之道的政治家，在他们的苦心经营下，自己的国家也在世界上获得了一席之地，这些人的作为，也必值得我们认真借鉴。西方的国家理论我国已多有译介，但是对于西方以及非西方的大政治家们的经略之道，则仍是关注有限。

虑及于此，我们选编了这套“经略译丛”，选辑的标准或是近代以来国外重要的政治家，其本人的著作，体裁不论；或者是对近代某些大国之总体战略筹谋的析解书籍。虽然所选书籍体裁不尽一致，但有一个旨向是一致的，那就是，选辑之书要能反映出作为个

人之大政治家或作为整体之大国的政治思考与实践，从中能够读出其经略之苦心，以为我们的镜鉴。希望本套丛书的翻译出版能够在帮助国人理解现代国家经略这一问题上有所助益。

敬告读者（代序言）

《塔列朗自述》是在他的回忆录出版之前写的；《费加罗报》在它的1891年3月7日号外中发表了一些具有故事情节的片断，报纸的题词总结了这本书的精髓：这才是真正的塔列朗。

第二天，《费加罗报》发表了德·布罗格里下面的这封信：

先生，在今天早上，即3月7日的《费加罗报》号外上，我读到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见鬼的塔列朗自述》，署名的是塔列朗。

这份文件毫无真实性可言。请允许我敬告读者们，尽管我相信他们不会被假象所迷惑。

顺致

编安

布罗格里

1891年3月7日

这封信的后面，是《费加罗报》的一篇评论：

德·布罗格里公爵似乎过分地关注了我们广大读者的天真无知。所有的人都明白，我们只是公布了一件模仿制品，这是长期研究的成果，其段落都是从各个图书馆的资料中，以及历史书中节选出来的，都是出自塔列朗之手，并描述塔列朗的。

2 变色龙才是政治的徽章：塔列朗自述

在作者的思想中，这部书并不是按照手稿付印的。这在文学作品中，也不是首创；如果法兰西喜剧院获准上演《阿尔塞斯特婚礼》，这部喜剧人们习惯称它是《愤世嫉俗人第六幕》，大家可以认为，在模仿莫里哀的诗句之后，模仿一下塔列朗的散文也是十分自然的。但是，由于德·布罗格里先生认为有必要消除公众的错觉，实际是这种错觉不会有許多，我们不得不行使我们的答复权，来阐明这个问题。

《塔列朗回忆录》是在他死后 30 年才发表的，即 1868 年 5 月 17 日。这样无限期地推迟发表，迫使不少研究者从现有的文件中搜寻线索，以满足群众的好奇心，因为没有正式的回忆录出版，这位外交官的人生与性格，就以不同的形式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有历史研究论文，文学报导，生平介绍，或者个人回忆等等。

3 月 30 日的《费加罗报》转载了 1890 年 5 月 29 日《泰晤士报》的一篇文章，前面还加了下面的一段编者按语：

德·布劳维兹先生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塔列朗回忆录》的十分有意思的文章。他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让德·布罗格里公爵的收藏失去新鲜感，在安德拉尔死后，他负责收藏塔列朗的档案；他的目的只是通过引用一些段落，表明回忆录的掌管者不能让当代的人们失去了解实情的权利，这样的引述还将继续下去。德·布劳维兹先生是否了解这些手稿呢？这是有可能的。在英国似乎存在这样一些手稿，而在法国只是一些副本而已。无论如何，他的创意，给我们大家以启示，表示这些回忆录早已引起人们的好奇心。

《泰晤士报》一不小心，就引起了德·布罗格里先生的抗议。在这份抗议中，他终于宣布要出版这部回忆录啦。这份编者按后面有一封信，也登在了《费加罗报》上，下面就是这封信：

5月20日刊登在《泰晤士报》上，并被30日《费加罗报》转载的《塔列朗回忆录》片断，引起了新闻媒体的不少评论。

你们就是想我们以塔列朗文件拥有人的名义进行抗议，反对这种出版方式。

我认为，在这方面，进行某种澄清还是必不可少的，我请你们务必将此事告知你们的读者们。

塔列朗所有的文件，都由他本人遗留给了他的侄媳妇，德·迪诺公爵夫人；她又以遗嘱的方式将它们留给了德·巴古尔先生，他是一位前大使，在亲王任驻伦敦大使时，他曾是大使馆的一等秘书。德·巴古尔先生又将这些文件移交给了安德拉尔先生和夏特兰先生，而安德拉尔先生又指定我为属于他的那一部份产权的合法继承人。

没有所有者的允许，遗产中的任何一部份都是不能公开披露的。

我们，夏特兰先生和我，绝对不清楚，《泰晤士报》文章的作者是以何种方式得到文件手稿的来源以及这部文稿的性质。

与塔列朗本人及他的继承人有关系的所有人都知道，早在塔列朗亲王活着的时候，他的许多文件就被一位不忠的秘书隐藏起来了，他模仿了亲王的笔迹，就肆无忌惮地进行篡改，并将一些完全假造的东西塞进他的文件之中。

在《两个世界》杂志中登载的《德·巴朗特回忆录》片断中，已有详细的报导，那些细节是准确的，在这里，有必要告诫读者们，应该注意到在社会上流传的一些所谓塔列朗的文件，是一些来路不明的东西。

此外，德·塔列朗的遗嘱明确规定，没有合法继承人的合作，他的任何文件都是不应该公开发表的。任何这类

出版物都应该是被法律禁止的。

布罗格里

1890年6月2日

“老阿妈”，这是《泰晤士报》在伦敦的称呼，不会幻想她是第一个发表塔列朗回忆录的报纸。在它之前，已有其他报纸有幸拥有了这一宝藏，《德·雷米萨夫人回忆录》早已预示了这一点。

一直以来，外交家亲王所担心的就是英国式的康德（Kant）：“我只恐惧一件事，这就是不合时宜。”这种恐惧，尽管是相当无赖的，也是不光彩的，但一直是他行动的圭臬，是他生活的原则，他至死也没有违背它：“塔列朗先生要死出个人模样。”

人们很容易预料到，他的回忆录将向人们展示一副死板的面孔，将是一副政治舞台上的喜剧演员式的和绅士般的经过化妆的面孔，身穿宫廷服装，白色的衬衣，宽大的领子，督政府成员们高高的领带，像一把由纸包裹的干枯的花，使他显得耸肩缩颈，面部僵硬，露出神猴子一般的鬼脸，活像冰冷的小丑，一本正经，穿戴整齐，满脸皱褶，双腿僵直，站在历史的面前，而他后世子孙面对的是20世纪的开端。这种愿望实现了，这位资深外交官的回忆录，没有向人们提供任何有价值的材料，只是欧洲宫廷纪念碑，是各国政府的新闻公报，是各国政府的编年史。

假如有人想了解真正的塔列朗，他就不应该到他的回忆录里去寻找线索，因为在那里面什么也没有，在他的手稿中也没有多少真实的东西；真实的东西，如果有，那么它们也是在他同时代人的回忆录中，及纪念文章中，他们认识他，并对他有所评价。正是在这些文章中，我们发现了真实的塔列朗，如果人们真想了解，就去查一查下述著作吧：

《塔列朗回忆录摘编》（阿波克利弗著），巴黎1838年出版。
《从一位国务活动家文件中摘录的回忆》。夏多布里昂、帕尼奥、德·雷米萨夫人、罗维戈、勒德雷尔、米奥·德梅里托、基佐等人

的回忆录。《拿破仑与玛丽—路易兹》（梅纳瓦尔著）、《百日政变与欧洲的外交家们》（卡普菲格著）。以及其他历史学家的著作：路易·勒博朗的《十年史料》、梯也尔的《执政府与帝国》等。德·巴朗特的《历史研究》。米涅的《传略与肖像》与《塔列朗先生的学术论断》。萨尔的《塔列朗亲王的政治生涯》。迪富尔德·拉杜伊勒里的《塔列朗亲王的生死历史》。L. 巴斯蒂德的《塔列朗的政治与宗教生活》。X 伯爵 F. D. 的《塔列朗亲王》。加治恩（Gagem）的《我参与的政治，塔列朗及他与德国人的关系》。拉马丁的《文学的家庭教育课程——塔列朗先生》。圣—伯夫的《塔列朗先生》。萨拉与圣埃德姆、洛梅尼和拉博等人所著《塔列朗先生与奥尔良家族》。《托马斯·莱克日记》（伦敦，1837 出版）。亨利·里顿—布尔维的《论塔列朗先生》等等。

在《自述》中，他以本来面目示人，赤裸裸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在阳光之下不戴任何面目的人，一点也不像经过化妆的、在某一个豪华沙龙中半明半暗的光线之下的形象。与回忆录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死的、庄严的、欺骗性的历史相反，它展现出了一副生动、自然、活生生的面貌；他按照他的卫生习惯，将应该三缄其口的东西都讲出来了；他透露了一切应该隐瞒的东西：“强烈的阳光是不适合我的。”

这不仅是一部模拟的自传，而且是一部鲜活动人的小说，讲述了他生活过的 18 世纪和 19 世纪的人和事，从 1754 年到 1838 年，从路易十五到路易—菲利普。这也是共和制法兰西在欧洲棋盘上为对抗各国王朝联盟而进行博弈的棋局的注释，这一系列的联合，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目的明确，分合迅速，总体上反映了现代史的各个阶段，也是塔列朗政治生涯中波澜壮阔和起伏不定的各个阶段的体现。

如果说这部《塔列朗自述》不是真实的，至少它的来源是准

6 变色龙才是政治的徽章：塔列朗自述

确的、真实的和诚恳的，这样的性质是很难置疑的。这是一种马赛克式的拼凑，其各种色彩的零部件，虽分散在各种文件中，但根据一份总图集中起来，组装起来，融为一体，让人们看上去就是一部自传；这是《费加罗报》以塔列朗的名义向读者们呈现的颇具特色的一部作品，德·布罗格里的信不会产生别的效果，只能让作者在这篇序言中发挥他的思想，告诉读者们，进行文学加工，是过去和现在的作家们习以为常的方法。

因此，大家拒不承认《塔列朗自述》的真实性，这一点，作者本人也考虑到了，他从来都没有宣称它完全是真实的；事实上，人们同样也可以怀疑《塔列朗亲王回忆录》的真实性。

新闻媒体是公众舆论的武库，它发现，这些评论发表之后，大家深感失望，实在没有必要让这部或多或少具有历史意义的鸿篇巨著在53年的漫长岁月里发霉变质。

终其一生，塔列朗亲王给同时代的人找了不少麻烦，在死的时候又亵渎了上帝本人，不要再让他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折磨人们吧，否则，人们会老得无法阅读他的回忆录的；但是，人们可以说，大家对他已经深深地厌倦了，这应该被看成是被高估了的外交耆老的故弄玄虚，夏多布里昂已经撕去他伪装的面纱，将他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揭露了他的无耻勾当。

他的回忆录不仅空洞无物，无足轻重，毫无价值，而且是伪造的。回忆录一开始，就是一个弥天大谎，而且是毫无意义的谎言，这就是他的先天残疾，他对此保持沉默，没有人会指责他。

这部回忆录不仅是伪造的，而且没有任何真实性可言。我们只是运用一下历史学家们的答辩权，利用下列的问答形式来总结一下报章杂志上的论战：

——德·布罗格里先生是否真正拥有《塔列朗回忆录》的手稿？

——没有。他只是个合法继承人而已，而其财产或者是真实的，或者根本就不存在。

——塔列朗的手稿是否存在？

——没有人知道。

——《泰晤士报》引述了一些片断，那么这份手稿是什么？谁是向报社提供原稿的拥有人？刊登又为什么中断了？

——这是一个谜。

回忆录是根据德·巴古尔先生手写的副本印刷的，一共有四卷，羊皮封面。

——德·巴古尔先生真的抄写了手稿原稿吗？他抄写的副本是否完整，是否忠实于原文，是否逐字逐句地抄写了？这是一个经过断章取义加工和演绎过的版本吗？

——这是一个谜团，多么残酷啊。

——德·巴古尔先生是否销毁了塔列朗的原稿呢？他有什么权力，根据哪条法律规定？

在这样的设想中，就是说他抄的副本与原稿不符，也就是说他将证据销毁了。

如果在图书馆中看到由德·巴古尔先生题写封面的四卷本回忆录，就还可以提出其他一些假想。只要它们没有得到塔列朗的原稿的印证，它们就是值得怀疑的。

上面就是大家应该知道的，而这一点并没有说出来；这也是问题之所在，不能有其他解释。

任何人，都不会对德·巴古尔的回忆录感兴趣；这不是《塔列朗回忆录》。德·布罗格里回答了这个问题：“世界上最美丽的姑娘也只将她拥有的东西展示给人们。”错了：“她给予了人们她所不拥有的，或者是她不再拥有了的东西。”原手稿是资本，而副本甚至不能说是剩余价值，或者增值。

由此，我得出结论，如果《塔列朗自述》不是真实的，那么，《塔列朗回忆录》就更不真实了。

8 变色龙才是政治的徽章：塔列朗自述

拉马丁曾深情地说：

“他的棺材盖上了，上帝来给他下定论吧，还是保持沉默吧。”

这种沉默是不是塔列朗打破的呢？“私生活是应该封闭的。”这句出自他口中的名言，早已成为法律的精髓。

死亡却不是封闭的。

目 录

“观恒丛书”总序 1

“经略译丛”序言 1

敬告读者（代序言） 1

一、我的自述 3

我为什么要写回忆录 3

二、我的枕边书 10

原则与信条 10

外交官的学校 30

三、青年时代 34

我的出生 34

我的童年 35

四、伏尔泰 43

五、德·巴里夫人的圈子 47

孔蒂王子 54

路易十六的加冕礼 55